



# 白鹭归来

□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 年代剧为何打动人？

□ 黄仕琼

在微短剧盛行的当下，动辄几十集、人物关系众多、情节复杂的年代剧却异军突起，成为市场追捧、观众热议的影视类型。从去年年初的《繁花》到年底的《小巷人家》，从热度未退的《北上》到正在热播的《人生若如初见》，这些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年代剧，以长剧独有的“慢速美学”，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的生活，更触发对当下生活方式的深度思考。

年代剧是一种以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个体或家族的命运沉浮反映社会变迁的影视类型。它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乱世传奇，到中期的家族史诗，再到如今的普通人叙事，变的是故事背景和内容，不变的是以个人命运映射时代洪流的内核。比如，《大宅门》“百草厅”牌匾的每次易主，都隐喻了民族企业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年代剧因其真实的历史还原、家长里短的烟火叙事、多元的故事题材及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老少咸宜”的剧种，这种多重属性使其在影视市场中持续占据重要地位。

年代剧最早定义为反映清末至二十世纪初三四十年代故事的一类电视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众审美需求的转变，创作视野不断拓展，开始更多地将镜头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老式筒子楼、胡同弄堂、国营工厂、供销社；二八自行车、搪瓷缸、粮票、铝制饭盒……这些具有时代符号的建筑和物品在剧中一出现，就把观众拉进那些特定的年代，让人感觉熟悉又亲切。现在的年代剧多将背景锁定在观众熟悉的知青下乡再返城、恢复高考、国企改革、改革开放、房地产热等已发生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必然性如同心理锚点，抵消了观众现实中对未知的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年代剧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穿越剧”，通过回望已被时间验证的历史轨迹，观众可以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暂时逃离，也充满了对人物命运转折的期待，这在无形中戳中观众的爽点，激发持续观剧的热情。

年代剧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常常让人感同身受。在宏观历史确定性下，微观人物的命运仍充满悬念，让人的心情也跟着跌宕起伏。尤其是剧中关于人生节点的选择，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等是每个时代共通的，对观众持续释放吸引力。比如，《繁花》和《鸡毛飞上天》刻画普通人在创业路上的艰难抉择，《南来北往》勾勒两代铁路警察的艰苦奋斗；还有许多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小巷人家》中儿媳黄玲在家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却连上桌吃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人世间》中世俗眼光里“最没出息”的周秉坤却扛下照顾患病父母的重任；《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事业上果敢决断，面对情感和家庭矛盾却犹豫纠结……这些看似戏剧化的反差，却能让很多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或许就是年代剧的魅力：让观众既为剧中人流泪，也在泪光中看清了自己。

有人说，看年代剧就像喝桂花酒，入口绵柔甘甜，后劲越来越大。的确，除了真实感和娱乐性，年代剧还承担了文化传承、价值观传递的功能，产生的不仅是转瞬即逝的情绪价值，更有绵长深厚的情感价值，甚至深入灵魂的思想激荡。比如，《觉醒年代》通过数次新旧文化阵营的论战，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抽象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思想碰撞，有力激活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坚守意识；《白鹿原》中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族长，坚守公平正义，维护家族尊严，将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仁义”践行到底；《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和安杰相互扶持、包容理解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真挚长久的爱情观等等。在时代洪流里打捞思想宝藏、人性微光，年代剧用它缓慢流淌的生活节奏、娓娓道来的烟火故事、未被物质化的纯粹信仰，为广大观众提供着精神抚慰和思想滋养。

本质上，年代剧既是对过去的追忆与重构，更是对现实问题的折射与解答。观众在年代剧中感受角色们的悲欢离合，见证国家的新月异升，更寻找着自己的人生答案。



■ 本版主编 周颖  
■ 美术编辑 杨数

## 钟家的戏班一次次唱起《三国传》，古村也一次次在废墟里重新站立起来



正是芒种时节，白鹭古村被一场不期而至的雨笼罩。于是，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村舍，便在云遮雾绕中时隐时现。薄雾还未散尽，鹭溪河已泛起粼粼波光。三两只鹭鸟掠过水面，羽翼搅碎了倒影中的青砖黛瓦，一座村庄在晨光中渐渐苏醒。

抵近村口，一方月池在垂柳织成的珠帘间荡出盈盈涟漪。池旁，一排明清建筑安然伫立，像站在村口迎接亲人的老者。步入村中古巷，石阶湿润，苔痕斑驳，屋脊上的鸱吻，沉默地指向天空，仿佛在诉说一场未尽的迁徙。

白鹭古村地处赣县白鹭乡，被誉为千年客家第一村。在我这个外来客眼里，这个古村极其寻常的清晨，却是客家先贤们用八百多年的光阴酿成的永恒。



## 一支客家人的血脉扎根于鹭溪，如候鸟落地生根

□

白鹭村的底色，是南宋烽烟下的中原遗韵。相传南宋绍兴六年（1136），唐中书令、越国公钟绍京十六世孙钟舆，携妻吕氏、长子敏、幼子端等族人自兴国竹坝迁居此地。夜宿荒野，他梦见白鹭栖于溪畔，翎羽如雪，鸣声清越。翌日，鹭溪河畔的芦苇荡中，果然有鹭群翩然起落。钟舆以手掬水，饮下这方土地的清冽与苍茫，从此，一支客家人的血脉扎根于此，如候鸟落地生根。

而我更愿意相信，钟舆迁徙至此，不仅因为鹭溪河畔的沃土，更源于对“山形水脉”的精密计算。古村北倚五龙山，五道山脊如龙爪环抱村落，南面开阔平野直通赣江水道，暗合客家“负阴抱阳、藏风聚气”的居住哲学。钟氏祖祠《迁基记》载：“掘地三尺得秦半两钱三枚，此乃天赐吉壤。”这些锈迹斑斑的古钱，被嵌入兴复堂地基，成为客家迁徙史中的锚点。

初建的白鹭村，沿着鹭溪河呈月牙形、南北向分布，是客家人用血汗写下的生存史诗。他们伐木垦荒，垒石筑屋，将中原的耕读文明嫁接在南方的蛮荒之地。鹭溪两岸的村落，像一枚被岁月磨洗的玉玦，内圆外方——圆的是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方的是他们与天地博弈的棱角。

兴复堂位于白鹭村最前端，面临鹭溪河，为进入古村的第一栋祠堂。该祠堂是古村最具代表性的“四水归堂”建筑，门楼处有“奎壁联辉”，四个大字，记载了白鹭钟氏与清朝宰相戴衢亨家族联姻的秘密，更隐喻着客家人对家族文脉的执着守护。

“四水归堂”是白鹭村古建筑的一个特色，白鹭人认为雨水是财气的象征，所以天窗修成四边高，呈一个倒立的漏斗状，雨水流回屋内池子，池子下的管道通向自家田地，意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恢烈公祠是古村最大的连体建筑，前后三栋，是乾隆年间布政司理问钟愈昌所建。当晨光漫过恢烈公祠的十六个天井，雕花窗棂投下了细密的光斑。这座“山沟大观园”，曾见证钟氏一族最鼎盛的光彩。

走进公祠大堂，可见两个保存完整、雕刻精美的石墩，村人又称“冷板凳”，意为一年四季温度都清冷无比。移步到阔大的天井内，眼前豁然呈现一处江南园林景观，其中两株罗汉松，一雌一雄，彼此厮守了近三百年，雄树只开花，雌树只结果。如同客家人的生存哲学：迁徙者必须学会将根扎进漂泊的大地，把离散化作另一种圆满。

王太夫人祠是古村另一处颇具规模和特色的建筑，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女性名字命名的祠堂。白鹭村钟氏家谱中记载，王太夫人祠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是奉祀嘉兴知府钟崇俨母亲王氏的祠堂。王太夫人为人仁慈，深受族人的爱戴和敬重，管理家务二十多年，晚年用一生积蓄建成“堡中义仓”扶贫济弱。祠堂的一楼还是赤贫子弟的私塾。毫无疑问，这里成了白鹭人心中物质和精神上的救济圣地。

此外，洪字堂、宏略堂、绣花楼等古建，同样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白鹭村的明、清客家民居群，素有“研究明清古建筑活博物馆”之称，亦是江南保存最完好最集中的客家古村落。其古建筑结合南北文化，风格雅致独特，造型精巧繁复，布局轻盈通透，体现了浓厚的赣南客家文化特征，是天下客家人寻根问祖的探源地。

白鹭村的布局、街道、建筑基本上还是明清时期的形态，对研究客家早期村落的形成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岁月更迭，如今的白鹭古村，百姓安居乐业，家风传承有序，近3000名村民生活居住其中，98%为钟姓族人。

道光元年（1821）的秋风掠过嘉兴府衙时，钟崇俨正在整理刑狱卷宗。七旬老母的咳嗽声自后院传来，像钝刀划过山峦。这位嘉庆年间的知府忽然掷笔——官袍上的云雁补丁太沉重，他听见了千里之外鹭溪河的召唤。

数月后，他携母亲与私家昆班返赣归乡，官船载着《牡丹亭》的水磨腔，在鄱阳湖的波涛里摇成一首归乡曲。钟氏祠堂的族谱上，这段往事不过寥寥数行。但当钟崇俨与长子钟谷将昆曲融入赣南采茶调，孕育出东河戏的雏形时，古戏台的梁柱都在微微震颤。

咸丰八年（1858）农历三月十七，白鹭古村遭遇了建村722年来最大的劫难。太平军石达开部将张遂谋破村时，钟氏族长焚毁12箱地契田簿，却拼死护住三件圣物：宋版《朱子家礼》、明宣德祭祠铜炉、昆曲工尺谱孤本《霓裳续谱》。劫后清点，原有143栋宅院仅存68栋，但戏棚衣箱竟完好无损——兵卒将戏服误认作神袍，未敢损毁。

这批“劫后衣冠”，让东河戏在灰烬中重生。

太平军攻进村庄时，武举人钟秀率众死守恢烈公祠，祠堂西墙至今留有火药箭痕。钟秀后官至安徽补用

道，他生性豪爽，游宦期间交游甚广，不拘一格，与蔡嘉伦、蔡希邠、吴坤修、梅庵和尚等交游唱和一生，成为一段佳话。退隐期间，他寄情文字，以诗文著称于世，成为清末著名的诗学研究者。时至今日，所著《观我生斋诗话》《陶靖节纪事诗品》仍在诗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或许是早年一心仕途的钟秀始料未及的。

钟家的戏班一次次在废墟中唱起《三国传》，白鹭古村也一次次在断壁残垣间重新站立起来。在“唱、念、做、打”的舞台上，东河戏的霓裳羽衣化作鹭溪河上的皎洁月光，照着那些锲而不舍修补屋瓦的族人——他们身形坚韧，心怀故园，戏文里的死生契阔，化作了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传奇。

1908年，白鹭村钟氏后裔、汉口茶商钟世璜用200担白毫银针茶，换来德国进口彩色玻璃，嵌在了绣花楼的窗棂上，古老的建筑于是有了中西合璧的时髦范儿，在今天看来，却是清末赣南商帮跨国贸易的鲜活印证。

“十字街”石板路上，独轮车辙痕深达寸许。鼎盛时期，这里聚集着36家当铺，48间茶馆，甚至设有潮州会馆和徽州钱庄。道光年间的《赣关榷税簿》记载，白鹭村年输出夏布12万匹、桐油8万斤，经赣江入鄱阳湖，远

销汉口、苏州。村中老人犹记童谣：“鹭溪河水十八弯，一船夏布出三关，换得苏州胭脂回，染红女儿嫁衣衫。”

漫步古村，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纹理之上。葆中堂的“冷板凳”，纵使盛夏暑气蒸腾，石墩永远沉浸在鹭溪深水中。传说某任县令曾在此静坐三日，终于悟透“为官当如青石，不随炎凉改色”；而洪字堂的如意斗拱层叠如雀巢，檐角雕着百草纹——那位悬壶济世的先祖，连建筑都要让后世铭记“医者悬命于梁”的诫训。

白鹭古村不仅古韵悠长，还承载着丰富的红色历史。1931年8月底9月初，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在白鹭一带隐蔽休整，并在钟氏宏略堂召开军团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史称“白鹭会议”。深谙农民问题的毛泽东，还特意考察了王太夫人祠的义仓制度，将“按丁配粮、老弱加三”的宗族济贫法，改良为苏区“人口与劳力结合”的分田政策。如今，王太夫人祠厢房板壁上，仍依稀可辨红军宣传员用木炭写的标语：“学习白鹭钟氏义仓，打破封建剥削锁链！”这种传统宗族治理与红色革命的微妙碰撞，成为研究中央苏区史的重要史料。

## 故乡就像一根永远割不断的精神脐带，书写下一座古村的永续传承

□

立起江南首个村级民俗博物馆；2022年，制定古村保护发展规划，成立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村民代表参与古建筑维护培训，从被动保护者转为文化传承者。

恢烈公祠、王太夫人祠等省级文保单位完成结构性修复，世昌堂、四逸堂等30余栋民居实现抢救性保护。深圳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对一批重点古建筑进行数据采集、测绘，构建实景三维模型，将白鹭古村传至云端，利用数字技术对古村进行3D建模。数字化、云端化，不仅仅将古建作为档案保存，还可以将白鹭古村向外展示，为古村带来更多的价值。后续，他们还将对古村的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进行数字化、沉浸式、全方位演绎展示，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时光深处的客家古村落。

越来越多的白鹭人选择回到家乡，成为白鹭古村古建筑保护发展的“火种”。他们曾经像候鸟一样远离故园，如今，又如白鹭纷纷归来，无论走多远，故乡就像一根永远割不断的精神脐带，连接着每一个白鹭人的基因和血脉。

“我们不能继续‘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了，要从自己做起，好好保护村子，让更多人知道她的美。”“古村通”钟显浪是土生土长的白鹭人，2023年，他选择回到白鹭古村当义务讲解员，还在古村附近开起了饭馆，日子越过越红火。

书箴堂大厅正中有一副对联：“书可读田可耕二事均宜着意，箴有辞铭有训两端俱要留心。”今年73岁

的祠堂守护人、老支书钟义有说，这是祖辈留给子孙的密码，既要握得住锄头，也要捧得起圣贤书。

“到了节假日，最多时一天客流量有1万多人呢。”在绣花楼居住的钟宁笑容满面地说起村子里这两年的变化，“我家老大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妻子在家门口顺带卖一些古村特产，每月有2000元收入”。

逢上节日，圩镇豆腐坊的老板娘钟小青会装扮起来，给大家客串一出东河戏，能有200元收入。隔壁的女孩钟玉清，还盘下了流转给村集体的四逸堂，倒腾起民宿。古村保护协会的钟馆长家的书架上，并排放着《中国古建筑营造则例》和《抖音运营实战攻略》。他常举着喇叭喊：“乡亲们，老屋漏雨别乱补，等专家来看！”转身又钻进祠堂教孩子拓起了碑文……

从宋代的半两钱到民国的玻璃窗，从太平军的箭痕到红军的标语，从空心村的落寞到白鹭人的归来，可以说，白鹭古村的每道传缝、每一条青石板，都刻下了一个家族延续880多年的基因，传诵着客家人勤劳朴实、乐生迈进、刚强坚韧、勇敢豁达的精神回响。

客家人将漂泊化为建筑，将离散写成族谱，让这座月牙形村落成为中华文明“礼失求诸野”的活化石。

今天的白鹭古村，当无人机掠过马头墙的曲线，当抖音直播间传来东河戏的曲调——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如同鹭溪河与五龙山的深情对视，必将在一座古村的永续传承中，书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时代新章。